



家庭故事

父亲的花生地

靳玲

父亲退休后住在小集镇，四周山不高，却也有山的模样，树木葱郁，空气清新。不远处有座水库，一年四季，水清澈无比，春天绿如碧玉，秋天蓝如宝石。

父亲住在一楼，紧靠东头，一堵高墙把父亲家隔在院里。墙外是密密麻麻的树林，靠墙有一块空地。父亲把空地挖松，整理成四方形，不大，有棱有角。

春天，我回去看父母，父亲把我领到地边，喜滋滋地告诉我，他要在这里种花生。我笑着说：“种花生干吗？我给你买吧。”父亲说自己种的好吃，也香。我笑着说那不是一样的嘛。父亲瞟我几眼，没理我，沉默了。父亲虽说在矿山干了一辈子，对土地却亲近。此刻蹲在地边，抓了一把土，搓着，土纷纷从他指间漏下。

父亲一直说自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走到哪儿身上都带着黄土味，他说那味是与生俱来的，洗不掉，他也不想洗掉。

那次我在家待了三天，陪着父亲整理他的花生地。

我父亲个子不高，但很壮实。浓眉大眼。他很专注地整理着花生地，用锄头锄出几条笔直的垄，垄与垄之间距离几乎一样，整齐端庄；父亲把他们烧过的蜂窝煤砸碎，捣烂撒在田垄上做肥料，又从不远处水沟里担了两担水浇在地里，浇得透透的。

父亲站在地边，看着湿淋淋的地，脸上柔情一片，明媚且透亮。那天我陪父亲在地边站了很久，他就那么专注地看着他的地，我就那么站在旁边陪着他。耳边响着他说的话：走到哪里都能闻见黄土味。

我走的那天，父亲说把花生种了。

后来母亲对我说：“你爸把那块地宝贝得像啥似的，成天往地里跑，我看都想睡在那里了。”

我再次回家见父亲时，已是盛夏了。父亲不在家，我放下包，去了花生地。花生长势旺盛，叶子绿得发黑，亮油油，像汪水。父亲蹲在地边，满脸笑容。我蹲在父亲身边。

父亲说：“长得多好啊，看这叶，再看这花！”四四方方一块翡翠，黄色小花点缀其中，花瓣晶莹如绸缎，光滑透亮，惹人喜爱。父亲沉醉在绿叶黄花中，脸上的皱纹似乎舒展开了，喜悦在奔腾，嘴角微微上翘，牵出一道弧线，满足趴在弧线上荡悠。

父亲站起来，拍拍手，眯着眼睛说：“真香啊！”我吸着鼻子闻了闻，啥也没闻到。父亲笑着说：“用心闻才能闻得到。”

我放眼望去，惊异地发现，花生地很大，方方正正，沉沉稳稳。站在地边的父亲是那样的高大，恍惚间他身后的大树都成了陪衬。



两代之间

漫画 小牛

娘家“智囊团”

马海霞

我姐当年爱上了外地小伙，我妈坚决反对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何况我姐要嫁到千里以外的外省？人生地不熟的，万一被婆家人欺负，我姐哭都找不着地方。

但我姐铁了心要嫁，父母反对无效，我妈也只好同意了这门婚事。我姐出嫁那天，我妈千叮咛万嘱咐：结婚后，千万不可在婆家耍大小姐脾气，一定要和婆家人搞好关系。

我姐当时还笑我妈多虑了，都这么大人了，知道该如何为人处世。可我姐婚后没多久，便打电话向妈诉苦，抱怨婆婆做菜难吃。我妈听完就开始教训我姐：“你有手有脚，不会自己下厨房呀？还想和在家里一样，想吃什么就让我给你做？”

我妈先让我姐跟着婆婆学做菜，等我姐把婆婆的厨艺学到手了，我妈再教她。我妈说，如果我姐直接跟着她学做菜，会让亲家母没面子。

我姐倒也听话，先拜婆婆为师，学会了婆家菜，然后又跟着我妈学做家乡菜。我姐在跟我妈学做菜时，她婆婆也在一旁帮厨，我姐学会了，婆婆也会做了。这之后，还不等我姐下班呢，婆婆就先给她准备好了“小灶”。我妈第一次参与我姐的婆媳关系，便让我姐尝到了甜头，以后有啥事儿也愿意跟我妈唠。

我妈嘱咐我姐，开了工资必须上交生活费，逢年过节记得给公婆买礼物。我姐说自己婚房公婆只出了首付款，她们两口子还有房贷要还，手头并不富裕，再说公婆也没让她交生活费。

我妈说，公婆不要生活费，那是做长辈的态度；儿子儿媳交不交是做晚辈的态度，做晚辈的不能让长辈挑理儿。

我姐只好按我妈的建议上交生活费，还经常给公婆买礼物。她婆婆逢人便夸我姐懂事孝顺，让我姐在街坊四邻和亲朋好友那里收获了好口碑好人缘。

我姐公公去世后，婆婆一个人孤独，想搬来和我姐一起住。我姐有些不乐意，跟我妈吐槽这事儿。我妈劝说道：“婆婆和谁住一起，说明谁更孝顺，这是对儿媳最好的褒奖。和老人住在一起是有诸多不便，但也有很大好处，老人可以帮你们做饭，照顾家，你可以安心工作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再说，你也有儿子，早晚也要当婆婆，和婆婆住一起，你的一言一行也能影响到儿子。你若不让你婆婆来住，不仅会破坏夫妻感情，也会破坏你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。”

我姐请婆婆同住后，我妈还不放心，经常打电话跟亲家母交流。她说：“亲家母，若我女儿对你不好，你直接告诉我，我坐上火车赶去教训她！”我姐的婆婆被我妈逗乐了，说：“有这么好的亲家母，儿媳当然差不了！”

我姐结婚20年了，从未和婆家人红过脸、闹过矛盾。我姐在婆家很有威信，婆媳和睦还被当作学习榜样，我姐被社区评为好儿媳。这都是因为我妈这个“智囊团”指挥得好。我妈感慨道：“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姐只有对公婆孝顺，公婆才能把她当亲闺女看待，远嫁的闺女身边有人像我一样疼她，我才能放心呀！”



温情一刻

留一盏灯

赵自力

母亲一生勤俭，舍不得多花一分钱。但她有个习惯，喜欢留盏灯。

小时候，我们都是山里的淘孩子，玩起来什么都忘记了。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出去疯玩，也常常忘了回家。直到瞌睡虫来时，才记得母亲叮嘱早点回家的话，于是一溜小跑着回家，每次都会远远望见家里有隐约的灯光。那时都是柴油灯，不怎么亮，但足以温暖人心。母亲常常是哈欠连天地起床，一边问我们有哪些有趣的事，一边给我们洗澡。等到我们都睡下后，母亲才吹灭油灯，打着哈欠睡觉。我们那时还太小，不太懂得心疼母亲，只是从小就深切地感受到，无论到哪儿，无论有多远，家里总有一盏灯为我们亮着。

成家后，母亲帮我们带孩子，一起住在小城里。母亲总是嘱咐我们，别忘了关水龙头，出门别忘了关灯。勤俭惯了的她，舍不得浪费一点电。但每天刚黑时，母亲总不忘打开我家门口的一盏电灯，天天如此。母亲说，楼里有好多老人，上下楼梯不方便，把灯亮着好走路。母亲有起夜的习惯，起夜时顺便把灯关了，然后再睡觉就格外踏实。后来，我把灯换成声控的，晚上只要外面有响动，灯就亮起来，免得母亲惦记。母亲说，这样好，可以用声音控制，再也不用担心了。

如果晚上有家人未回，母亲也是一定要等着的，不然她睡不着。像我们小时候一样，她把客厅的灯亮着，靠在沙发垫子上一边等一边打瞌睡，直到家人都回来了才去睡觉。我们心疼母亲，都尽量早点回家，免得让她等。母亲说，看到你们都回来了，我才安心，也睡得踏实。

有天晚上我和同学聚会，回来晚了点。我蹑手蹑脚地打开门，发现客厅的灯亮着，母亲居然在沙发上睡着了。不过，我并没有听到熟悉的鼾声。正感觉不对劲时，母亲忽然开了口：“下次早点回呀，熬夜对身体不好。”原来她只是眯着眼，根本没睡着。我满怀愧疚，连忙去洗澡睡觉。不大一会儿，就听到母亲的鼾声，才知道她真的睡熟了。从此，我再也没有半夜回家过，不想让母亲再为我担心了。

虽然我常常晚上加班，但都会尽量早点回去，因为有个习惯留盏灯的人，在等着我回家。